古今笔谈

孔子“好学”观：习德第一，知识智慧其次

王相雷

现在谈“好学”，普遍意义上指专心追求学问，爱好科学或爱好学习，对学习的极度热情而并非被逼迫，有着学习的主动性。

读《论语》，你会发现孔子的“好学”观不同于今天的看法。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道德是第一重要的，它优于知识和智慧。

那么，在孔子看来，怎么做才算得上“好学”呢？

孔子是把对待身外之物的态度放在第一位的。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现在的人很难理解，“食无求饱”是说吃饭问题，“居无求安”是说居住条件，怎么能与“好学”扯在一起呢？然而，在孔子的思想中，一个人只有限制对物质的欲望，内心世界才能获得安宁，也才能动脑筋学习思考，从而获得进步。如果内心世界充满物质诱惑，心情始终处于烦躁不安的状态，就很难静下心来读书学习思考，也就无法获得知识和智慧。

在孔子看来，一个“好学”的人，首先要把学习和物欲分开。一个求学者，如果孜孜于衣食居住的安适，一定谈不上“好学”。同样，“好学”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锦衣玉食，而是成为“有道”之人，名闻利养并非先务。这不是排斥物质，而是强调学习就是学习，不要附带上物质的目的。这是孔子独特的“好学”观，此后的很多寒门士子，以安贫乐道的“孔颜之乐”自勉，这也成为后世儒家衡量“好学”的标准。

孔子一生只树立了一个学习标兵，他就是颜回，孔子经常把“贤哉回也”挂在嘴边。鲁哀公问孔子，弟子中谁好学，孔子说只有一个颜回好学，可惜不幸早死，尔后再没有听说谁好学。你看，孔子如此博闻，连他都没听说有谁比颜回更好学的。

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其实，颜回的“好学”主要不是表现在他的读书学习上，而首先表现在他对待食物、住房这些物事的态度上。这是儒家的传统价值观，只有明白这点，才能弄懂儒家思想。

儒家谈教育总是把道德放在第一位。孔子创办的学校有四科，顺序依次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所以，德行科的第一名颜回被后人抬得最高。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这是儒家思想的道德精髓，物欲横流中，很多人失去了内心的平静，因而就很难在知识和智慧上有所得。

剑胆琴心

读孔孚山水，找回家的路

欧阳兆超

我不敢写诗，已经有三十多年了。16岁那年，正是敢做大梦的年纪，入师范学校读书后，想当诗人的想法一下子发出芽来。曾经把青春期的烦恼写成“诗”，呈给我的老师蔡世连先生，没想到老先生批了“酸文假醋”4个字，把燃烧的诗情浇得透透的，从此再也没有燃起来。

偶读几首当红的现代诗，不得不佩服老师的深刻，怎么都感觉有些“酸文假醋”的味道。凡是有毒有害的食物，不都是先酸后臭再祸害人吗？以至于慢慢的连读诗的勇气都没有了。老师也许意识到伤我太重，专门送我一本书，且叮嘱好好读，能知道什么是好诗。

那是第一版《山水清音》，简洁设计，普通纸张，薄薄的一本，感觉像外婆窗台上的一团蒲草，有一种莫名的欢喜。打开诗集，品茗山水，可见清风轻抚心野，软软的草香，凉凉的雨丝，含泪的笑，冷冻的火，清茶的香，咖啡的苦，大智如佛，有缄默如山，就连伤感也出奇的干净，既使苦涩也充满力量。

“沉默不知多少年/看见他我就难受/不知是否还活着/轻轻拍他一声”。伤痕累累却依然儒雅，参透人生却不减童心。孔孚山水诗在引领我们欣赏一个个有灵魂、有温度的意境，让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实现自己独有的追求和思索，心灵净化，思想变得深邃。

被深深吸引着，我又拜读了《孔孚山水》《清灵之音》等诗集，我不敢评论孔孚先生的诗，只想分享切实的感受。孔孚山水诗闻不到一点点馊，见不到一点点丑，找不到一点点脏。《山水清音》疗救着我的恐诗症，确切地说，是“当代诗恐惧症”。不敢写诗，好在还有得诗读，不然，过去30年真的要在灰头土脸中煎熬虚度了。真的很感谢蔡世连老师。

忽然又想多说几句。说到恐诗症，不得不看一看中国当代诗坛，或者说，不得不注目一番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界的几件盛事。

有人以《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裸露和发飙而红遍大江南北，并斩获“年度诗向标”奖，不少评论大家粉墨登场，从人性到艺术阐述“去睡你”，分析得唾沫乱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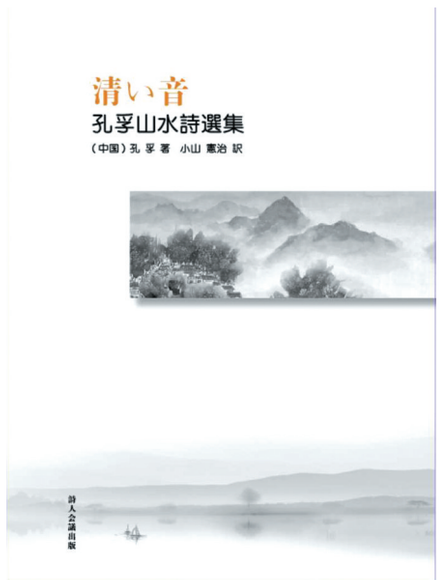
所谓的丑书大师不断脱颖而出，或喷或射，到处有人叫好，名利双收。有人携女弟子创造“性书法”而成为著名书画家，名噪内外，还好，已经被中国美协除名……

多少所谓文化人，迷失在金玉满眼、追腥逐臭。

近闻曲师同门师弟闫先会君，从山东人民出版社重金购买了孔孚诗集版权，十年前他就翻译过一册，这是要重新翻译在日本推广，一为纪念孔孚先生，一为当代中国山水诗抑或现代诗正名，冰洁之志，令我感动。

“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声嘶力哑，必然在大量淘沙中销声匿迹，“一抹乌云/睡了/枕着海”这样大美无疆的境界，“见到海/眼泪就流出来了/我怕是海的儿子/泪水也咸咸的呀”这样叩击心灵的深情，将永远焕发真善美的力量，续写中国山水诗的辉煌。

我记得小时候，难以抵抗的丛林诱惑，曾让我在故乡的大山迷失了方向。最后是听着山泉的灵音，循着繁星的方向，找到了



回家的路。出版《孔孚山水诗》的意义功在于此，仿佛听到孔孚先生动情地说：“这不能不使我这个难以随俗的寂人大动感情，以至于恸”。

孔家山水自成一派，洋溢着难得的灵性。孔孚有言：人心里灵性多了，奴性就少了。物欲已经将人类折磨得够呛，感谢所有追求和呵护艺术的人们。

丹青

《昆明的雨》中的那幅画

耿平

当代，能拿起画笔作画的作家里，汪曾祺堪称翘楚。会作画的人写起文章来，会不自觉地把作画风格移入创作中，汪曾祺的文章往往画意盎然。散文《昆明的雨》就是这样一篇由一幅幅画连缀而成的文章。

读《昆明的雨》，会让文字带到西南联大那段岁月，会被引领着在雨中的昆明漫步，眼前流动一幅幅只属于昆明的画。

《昆明的雨》从介绍一幅仙人掌图画开始。“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别看这幅画构图简单，汪曾祺却足足用了两个多星期才完成。这幅画，是汪曾祺应巫宁坤请求而作的。宁坤是1984年3月2日请汪曾祺画的，汪曾祺到3月20日才完成。

第二幅图画是猪羊望菜兴叹图。“菜园里有诱惑猪羊的菜蔬，可是菜园的周围种了一圈仙人掌以代替篱笆。仙人掌有刺，猪和羊怕扎”。这一个“怕”字，真是绝妙。仙人掌藩篱外，猪羊的不舍和无奈都有了。隔着仙人掌，猪羊只能望美味而兴叹了。这幅画有烟火气，不在昆明生活过，怎么可能写得这么逼真，画得这么传神？

第三幅，画苗族女孩卖杨梅。卖杨梅的是苗族女子，头戴一顶小花帽子，脚穿扳尖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阶石的一角。杨梅很大，有一个乒乓球那样大，颜色黑红黑红的，像一球烧得炽红的火炭！你看，那苗家女子的装束，那坐着的姿态，怎么看都是一个美。坐在台阶上的，阶石也美了；美的，还有那烧得炽红的火炭一般的红梅。看到这一幅画，你还不爱上昆明？

第四幅画是房东送花图。昆明人美，美的不仅仅是外表，还有内在。汪曾祺这一次给你画房东和她的女儿。房东携着她的一个养女，女儿手中托着一个七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还带着雨珠。画中该有汪曾祺的，是他年轻时的样子。时间已经久远，人不知在否，缅桂花却依然在记忆里香味弥散。时间再久，汪曾祺依然心怀感恩，感恩昆明，感恩质朴善良的昆明人。

文字写到此处，自己青春的影子出现了，往日的情景也鲜明了。一个小酒店，他和朱德熙坐在那里。桌上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装在上了绿釉的土瓷杯里。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也不动地在檐下站着。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严严的。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涨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

这幅雨中滞留小酒店图，因雨滞留，困在小酒店，本来是无奈的，窘迫的，但若干年后，在汪曾祺的记忆里依然如同昨日。珍视友情，怀想青春岁月，挚爱昆明，这诸多情愫凝聚在图画里。文字记下了，画作完成了，兴之所至，于是配上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

熟悉的物，熟悉的景，熟悉的人，一转眼已成追忆，一转眼已定格在画中。汪曾祺这写文章的格式，可不就是在作画吗？

随便取一段文字转换成画，汪曾祺完全有这个能力。从我们俗人眼中看，隔着仙人掌的猪羊望菜兴叹，苗族女孩坐在台阶上卖杨梅和雨中滞留小酒店，都比仙人掌图更有昆明特色，更美，更拿得出手。送朋友昆明特色的画，总得送一幅漂亮的。比如那幅卖杨梅就不错，那幅和朱德熙滞留在酒馆的图画，还配上一首小诗，特有品味。然而汪曾祺酝酿，取舍，然而思来想去，盘桓多日，最终落笔画仙人掌和菌子，送给巫宁坤。

怎么就偏偏给宁坤画仙人掌和菌子？在汪曾祺去世十周年祭，巫宁坤写《花开正满枝》缅怀汪曾祺，文中细述了二人的人生际遇，并评价汪曾祺送给他的那幅画，从构思到布局和题词，处处可见匠心。由此看来，作画的和得画的，他们二人是心意相通又心照不宣了，那汪曾祺的匠心究竟何在呢？

巫宁坤和汪曾祺年轻时都是西南联大同学，后来都在动乱时期历尽坎坷。对比起来，宁坤似乎更凄惨。1951年，正在海外忙于完成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收到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邀请他回到新中国的急电，放弃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国任教。世事难料，巫宁坤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直到1979年才终于得以摘掉“右派”的帽子。从1957年到1979年，怀揣报国梦的巫宁坤，二十多年间顶着右派的帽子，受尽折磨，尝尽艰辛，几经生死。要知道，这二十多年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啊，他可以创造人生辉煌篇章。晚年巫宁坤曾用9个字总结自己的人生，用“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9个字概括，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人生苦短，劫难之后，不能再有邪魔鬼祟纠缠。因为仙人掌是辟邪的，可以保佑主人平安，邪魔鬼祟自然见而避之。仙人掌生命力强，画仙人掌既是祝贺巫宁坤走过人生最艰难路程，也祝愿他今后吉祥如意，健康长寿。

汪曾祺在画中还添了几笔，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他们都在昆明吃过菌子的，看着就垂涎了。是不是也有含蓄规劝的意思呢？也许也有吧。有些事过去了也就撂过了，何必揪着过去不放？看看那些菌子，想想生活正美好，还是好好享受当下和未来吧。

汪曾祺以一幅仙人掌图，寄托了对朋友的理解、同情和祝愿。据说那幅画后来一直陪伴着巫宁坤，似乎一直佑护着巫宁坤，给他带来健康长寿。1991年，巫宁坤退休之后定居美国弗吉尼亚州，直到2019年8月10去世，享年99岁。

斯人已逝，斯文长存。当一幅画以文字的形式呈现读者面前，读者不妨仔细品味，寻根究源，自然会别有一番情味。

奇迹人文

入黔六记

千石塔

登黔灵山

市井中天叠秀嶂，投食行者问迷踪。
稽首庄严弘福寺，张杨曾厄麒麟洞。
叹昔遍拍林中树，望远凌虚山外山。
豁然跳出桃源境，沽酒半途有弦笙。

贵阳，城中有山，山中有城。“黔南第一山”黔灵山，就座落在贵阳城中心。去年冬天，半日浮闲，偕友一览。山上有野生猴群，游人纷纷投食嬉戏。有古刹弘福寺，香客如织；更有麒麟石洞，“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囚居于此数年之久。入斯山，峰峦如聚，树木丛生，湖光潋滟，恍有入桃源之感；出山门，笙歌燕舞，荷担肆卖，此起彼伏，人间烟火气扑面而至……

古堡探游

夜郎古堡色迷离，幻境奇趣假乱真。
石井观天白守黑，巾帼踏刃雌胜雄。
傩中秦童形堪陋，腹内天真与圣同。
天光云影舒又卷，闹里有静亦忘荣。

古国夜郎，神秘奇幻，久远深邃；夜郎古堡，匠心独运，巧夺天工。一入斯境，奇石异状，木屋天坑，上下交错，色彩斑斓，扑朔迷离。坑底碧水一泓，石墩踏步，廊桥几座，天光云影，水波生辉。中有石台，苗女登场，刀山举旗，英姿飒爽，夺人心目；傩戏《秦童》，貌陋心朴，插科打诨，稚趣盎然，天真流露。城墙之外，院校环伺，闹市幻境，心远自偏。

记一日闲

冬至无伤，观山弃疾。
赤水汤汤，茅台品醴，
憾过修文，神游遵义。
行有所教，人敦且礼。

冬至日，应柏君之邀，同至茅台镇怀庄厂品饮。途经观山湖，湖中有桥数座。其中两座桥头各立巨石一块，一石刻“无伤”，一石刻“弃疾”各两字。石奇字朴，立意隽永。车行两个多小时，初下高速路，先闻醴醴香，复见赤水河谷，始进茅台古镇。古镇古色，赏心悦目，临街肆卖，人头攒动，酒风微熏，未饮先醉。柏君儒雅善谈，曾说到了贵州，须学得两样方为真至：其一则阳明心学，一乃长征精神。初闻此语，始惊复叹。此二者虽时间相隔久远，细思揣摩，于鼓舞精神、砥砺意志确一脉相承。但天色已晚，归途虽望见遵义，又过修文，但两处胜地都不能去了。身虽不至，心向往之。

吟深河桥

卢沟蔽月晦，莽荡惊飞雁。
八年连烽火，同抗外侮艰。
将军百战死，慷慨赴国难。
断桥依旧在，山河焕新颜。

独山县，位于黔南桂北交界处。元旦前，有幸和肖君数人到独山一行。车到拉林，这是一个有近5000人脱贫任务的大村。当地驻村扶贫工作队由二十多人组成，全天候吃住在村，咬定目标，一户一策，结对帮扶，勠力同心，真可谓先民忧后民乐，功不成身不退。返程经过深河桥抗日文化园，才知有“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之说。桥在县城北9公里深谷大川之上，扼冲据要，古为兵家必争地，几经沧桑，几度毁复。特别是1944年，中国军民在此英勇阻击，斩断日军入侵贵州的铁蹄。此后日军节节败退，终被逐出。

访阳明祠

入黔欲觅栖霞境，特特寻宗上扶风。
将进斯门情生怯，赵君殷勤话与同。
承继先圣心中定，启学后进气象森。
知行合一良知致，此心光明照长空。

时值腊月，细雨沾衣。车停扶风路，踏石至山门。途经石板跨路桥，路两侧人居如旧，桥下车流时断空悬，有风物长在之感。进门稍早，与一位赵姓的管理人员闲聊。言及先生，高节甚慕。将我引领至前厅，即告退。当庭“三立”石柱赫然入眼帘，先生生平一一遍览。心学“三部”，体系毕备；宗旨“四句”，蔚为大观。尤读先生手书遗篇，始惊其字，复叹于文。或有言，史宁载其事，勿如记其言，诚如是！阅斯言、摹其事，当其时、临其境，揣其心、随其行——宏志既立、慨然奏对，石居悟道、黔中启学，破贼平乱、教化育人……真可谓百般磨难、九死一生，究心明性、惟精惟一，推己及人、致知万民！似亦知之、似亦行之。

望娄山关

黔中山河起经略，创业维艰战始酣。
与子同泽两相照，陆海钩连越雄关。

遵义，遵仁守义之城，八十五年前的那次会议，使得革命之舟在惊涛骇浪中校正了航向，驶向一个又一个胜利。娄山关，高耸临渊，一夫当关万人愁，山门折腰向君开，在历史的节点上见证了领袖的风采，人民的力量。

贵安，一座蓄势待发的国家级新区，坐拥黔中，群策八方，六年筚路蓝缕，夙夜孜孜以求，数据产业聚高地，雏凤清声天下闻。宏图招展，待乘势而上，久久为功。而今携手贵阳共前行，陆海通道联南北，融合发展谱新篇。

盛典

爱的日子

汪长明

人生是由“日子”组成的。正是一个个看似普普通通却又独具“个性”的日子，串联起了我们漫长而多彩的人生。

日子是生命的细胞，唯有努力让每一个日子承载尽可能多元的活性内涵，我们才会拥有健康而鲜活的生命肌体。日子是人生的要素，唯有赋予每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子尽可能亮丽的精神色调，我们才能在通往未来的延长线上不断进行妙趣横生的加法求解。

对所有的“我们”而言，总有那么一些日子刻骨铭心甚至终生难忘。之所以刻骨铭心，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印记。我们对生命的每一次印刻，都烙下了从身心历练到灵魂充盈的醒目标签。之所以终生难忘，因为我们对生命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根本热爱，乃至敬仰。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属于唯一的我们。

每一个对我们而言显得殊为重要的日子，总是与他人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出生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个节日，没有什么比记录有血有肉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间原点的生日对作为社会个体的我们更加重要，它是我们“生命起源”的可视见证。我们年复一年地纪念这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唯一节日，并尽可能使它隆重而热烈些，是对生命成长的留念，对岁月步履的刻化，也是对人生延续的礼赞，更是对赋予我们生命的父母之感恩与敬孝。

与生日同等重要的，便是爱的纪念日。生日纪念的是我们生命的起点，爱的纪念日，如订婚、结婚纪念日，以及公共意义的节庆日，所纪念的则是我们从一个人到两个人、从两个人到一家人，从思想情感升华、生活状态改变，到家庭结构变迁的社会化重组。在爱面前，我们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

人生所有的美好，归结到一点，无非一个字——爱。我们与生命进行悄无声息的灵魂对话，因为我们的血肉之躯是父爱与母爱交汇与交响的生命结晶。我们日复一日的生命成长，与父母一天天老去，形成了亲情的永恒对照和长久关联。我们与恋人进行情感的融通与思想的融合，因为它既是一份“我们爱过”的产物，也是一份“我们爱着”的见证。爱的浪漫探戈中，我们心灵碰撞、身体对话、情感交融、生命同伴、人生同行……

很多时候，我们情不自禁感慨万千：有爱，真好！

在一个崇尚仪式的时代，总有那么一份爱悄无声息却又无所不在，彼此独立却又合二为一，简简单单却又情深意长。在两颗异性心灵之光的叠合中，你知我知无需万语千言，美好得让我们如痴如醉。或许，真正的爱，是千金难买两情悦的情感尊贵，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精神融合，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灵魂默契，是觅得此生共白首的生命奇缘……

婚姻是对爱情的永恒承诺与庄严宣誓。美好的婚姻，如同美好的爱情一样，我以为，不能寄托于形形色色的仪式去支撑和承载。外在的浮华终究是过往云烟，消散总在一挥间。对常相爱、永相守的人而言，整日活在流光溢彩的奢华中，远没有至简至朴的真实生活中感知彼此内心共鸣，体验彼此情感醇厚来得透彻而实在。从含情脉脉的浪漫，到激情四射的热烈，再到平静如水的深沉，我们需要一辈子日复一日的积淀和磨合，才能换来生命的永恒厮守。“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是一种何其悠远深邃的人生高度，又是一种何其浩淼无垠的奋楫前行。

虽然没有共同的生命起点，未曾一起携手来时的路，但重要的，是两颗律动的心，面向远方共同谱写爱的曼妙诗篇。从遥远的过去，到遥远的未来，我们左顾右盼，匆匆路过人生中一幕幕稍纵即逝的风景，到头来发现，其实最美的那一幕，总在晚霞满天时。

“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让我们以爱的名义，与想爱的、相爱的人，勇敢地爱着，爱下去，地久，天长。

■本版摄影 粤梅

新格言

云雾装进袋子又能怎样

张荣贵

我的出生地方，在一个大山的深处，那里终年云雾缭绕。年少时，曾为那蠕动的山岚所惊奇，也就想着，要是能装起来，想看时就打开放出来，该别有情趣吧。

于是，避了家人，用薄膜袋装了云雾，然后放出，如此试了许多遍，却不见成功，只得笑自己的痴作罢了。

再以后，连自己也渐忘了，自然没有人知道我做的这等傻事，一晃竟三十余年过去了。

闲来无聊，翻起周密的《齐东野语》消遣，却读到卷七中的《赠云贡云》有“坡翁一日还自山中，见云气如群马奔突自山中来，遂以手掇开笼收于其中。及归，白云盈笼，开而放之，遂作《云篇》云‘道逢南山云，吸如电过。竟谁使令之，衮衮从空下，又云：或飞入吾本，逼仄人肘胯。搏取入笥中，提携返茅舍。开缄仍故之，掣去仍变化’”。可见东坡先生当初是自喜为成功的。随后的宣和年间，岳初成，令近山多造油绢囊，以水湿之。晓张之绝危峦之间。既而云尽入，遂括囊以献。名曰贡云。每车驾所临，则尽纵之，须臾，然充塞。如在千岩石万壑间。又可见云雾岂止是文人雅士自相把玩赠酬之尤物，宋季已然成了贡品了。

我想其后的元明清，既已知道云可赠可贡复可珍，或有继之之人也未可知。如此说来，倒要笑话我的笼云不得法了。

只是现在，就算能使云雾收入囊中，又能怎样呢。毕竟，生存已远比收云的事重要多了。这，倒令原本想窃窃私笑一下的我，再也笑不起来了。

社址：济宁市洸河路22号新闻大厦 邮政编码：272017 电话：2343393（综合办公室） 2343207（总编办公室） 传真：2343334 发行热线：2343593 广告许可证：2720004990002号 月价：40元/份 印刷：济宁日报社印刷厂